

由十七、十八世紀英國反三位一體論 反省聖經與傳統之關係

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ripture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in the context of Anti-Trinitarianism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England

作者：余創豪

國思科公司心理測量師 (Psychometrician)，擁有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心理學博士學位，專門於統計、測量與研究方法，現于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修讀哲學博士，專攻宗教與科學之關係。

<http://seamonkey.ed.asu.edu/~alex/>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
[版權聲明](#)

引言

過去幾十年，基督教會經常舉出英國著名科學家牛頓來作為福音見證，以顯示基督教信仰與科學可以融合一起，可是，牛頓能否代表基督教信仰，仍是有待討論。十七、十八世紀的英國，出現了一股反三位一體論的潮流，其中三位代表人物，就是物理學家牛頓、數學家雲斯頓 (William Whiston) 和神學家簡奇勒 (Samuel Clarke)，雲斯頓和簡奇勒都是牛頓的晚輩，深受牛頓影響，他們三人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要摒棄傳統、尊重聖經、回復原始基督教 (Primitive Christianity)，這種精神與宗教改革的「唯獨聖經」一脈相承，雲斯頓甚至自比為馬丁路德，可惜，他們在聖經與傳統之間失去平衡，結果思想傾向異端。遺憾的是，有些回教作者更以牛頓的言論來作為反對耶穌具有神性的證據 (Zahoor, 2000)。

牛頓、雲斯頓、簡奇勒、與其他牛頓追隨者，被統稱為牛頓主義 (Newtonianism) 學派，牛頓主義的含意十分複雜，而且相當有「彈性」，換句話說，在不同年代對不同的人，牛頓主義有不同的重點。牛頓主義包括科學、哲學、神學三個範疇，在十八世紀，牛頓主義被視為一種嶄新的科學方法，這種科學方法基於牛頓的兩部巨著：《數學原理》 (Principia Mathematica) 和《光學》 (Opticks)；在十九世紀牛頓主義幾乎等同古典力學 (classic mechanics)，就是那統攝萬象的萬有引力，當時基督徒科學家麥

克斯韋 (John Maxwell) 研究電磁力，他認為自己的體系屬於牛頓主義；在二十世紀初期，牛頓主義被當成是跟愛因斯坦相對論分庭抗禮的宇宙觀；在二十世紀中期，提倡量子力學的波爾 (Niels Bohr) 則認為：牛頓主義是一種以因果關係去描述自然現象的科學哲學，跟量子力學打破傳統因果推論的哲學大相逕庭 (Hall, 1988)。

在宗教方面，牛頓主義被看成為自然哲學 (natural philosophy)，在牛頓的物理系體系中，空間、時間、質量都是絕對的，由此簡奇勒推論出神的存在 (Baker, 1932; Shapin, 1981)。這以自然奧祕來證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論證 (cosmological argument)，至今護教學和福音書籍仍然沿用。反三位一體論並不是牛頓主義的核心，但與自然哲學息息相關，牛頓體系強調經驗和理性是探索自然所必需的，牛頓正是基於經驗和理性，大膽地打破了古典希臘物理學的傳統 (English, 1999)；在神學方面，牛頓主義者亦訴諸經驗和理性。

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將注意力集中在牛頓主義的宗教層面。本文的目的，是以歷史角度簡介牛頓、雲斯頓和簡奇勒的反三位一體論，並且分析我們從當中可以學到什麼功課。

牛頓

一八三一年為牛頓撰寫傳記的 David Brewster，認為牛頓的信仰合乎正統 (Cited in Pfizenmaier, 1997)，其實，當時許多關於牛頓的資料尚未面世，在牛頓過身之後，他許多未曾發表的遺作經由 Thomas Pellet 編輯出版，可是在許多地方 Pellet 加上這幾個字：「不適宜出版」 (not fit to be printed)，換言之，有些東西被刪掉了。經過百多年後，牛頓的作品才陸續面世，一九三六年，經濟學家凱恩斯 (John Keynes) 購買了大量牛頓的原始手稿，並且將它們捐給劍橋大學 (Cohen, 1960)。故此，在過去幾十年，學者漸漸對牛頓的宗教思想改觀。

近代科學歷史家威斯科 (Westfall, 1993) 認為牛頓的神觀接近公元四、五世紀的亞流派 (Arians)，但是神學家 Pfizenmaier (1997a) 卻區分開早期牛頓與晚期牛頓的神觀，他認為早期牛頓接近亞流，晚期牛頓則接近俄利根 (Origen)，他甚至認為牛頓並不算是異端。然而，即使根據 Pfizenmaier 對晚期牛頓的描述，牛頓的神觀仍然跟正統的三位一體大有出入。

大約在一六七零年期間，牛頓認為聖子並非自有永有，耶穌和天父並不是在本體上同歸於一 (ontologically one)，他認為《約翰福音》第十章第三十節所說的「我與父原為一」，無非是指天父將特殊使命託付耶穌，所以他們祇是在目的、心意上合一。牛頓認為在第四、五世紀之後，歷代教父都削足就履來翻譯、解釋聖經。

大約在一六九零年那段時期，牛頓再也不反對聖子自有永有，但他認為聖子的權威來自聖父，所以基督不應該接受人的敬拜，基督徒不應該向耶穌禱告，要求他作中保。

一六九零年，牛頓撰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：《兩處明顯被扭曲的經文之歷史研究》（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wo notable corruptions of Scripture），第一處經文出自《約翰一書》：「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，不是單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。並且有聖靈作見證，因為聖靈就是真理。作見證的原來有三，就是聖靈、水、與血，這三樣也都歸於一。」（5:6-8）牛頓譴責聖經譯者故意將「作見證的原來有三」翻譯成「在天上的原來有三」，來暗示三位一體的教義。

第二段經文源自《提摩太前書》：「大哉！敬虔的奧祕，無人不以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顯現，被聖靈稱義，被天使看見，被傳於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榮耀裡。」（3:16）牛頓認為，「神在肉身顯現」的「神」，原意並不是指耶和華，但是譯經者將它翻譯成「神」，是為了符合基督具有神性的教義。

這篇文章又名叫《以撒牛頓爵士給予利革先生的兩封信》（Two letters of Sir Isaac Newton to Mr. LeClerc），因為牛頓委託哲學家洛克（John Locke），將這篇文章送到歐陸的出版商利革先生，打算以法文發表，但最後因為內容過於敏感而告吹（Austin, 1970）。

牛頓是劍橋大學魯卡斯數學教授（Lucasia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）與聖三一學院的院士，劍橋大學接受聖公會對三位一體的詮釋，大學當局要求教職員宣誓信服聖公會教義，而身為聖三一學院的院士，牛頓更被要求在接受聖品的情況下宣誓（oath under ordination），牛頓屢次拒絕聖品宣誓，於一六七五年他甚至情願不接受皇家學院的薪水。終其一生，牛頓對自己的反三位一體論保持低調，劍橋大學和聖公會亦沒有苦苦相逼（Westfall, 1993）。可是，牛頓的繼任者威廉雲斯頓就沒有那麼幸運了。

雲斯頓

牛頓退休之前，他一手提拔雲斯頓來繼承魯卡斯數學教授這光榮的職位，雲斯頓在科學和神學上都深深服膺牛頓，難怪為雲斯頓立傳的 James Force（1985），將書名定為【威廉雲斯頓：誠實的牛頓主義者】（William Whiston: Honest Newtonian）。

雲斯頓解釋聖經的方法跟牛頓一樣——參照原文字面意思、輕視傳統，但和牛頓不同的是，雲斯頓大膽地宣揚反三位一體論，一七零八年，他打算撰寫一些關於這個題目的文章，他寫信給約克郡的主教團，問他們怎樣寫才能夠引起教會人士的注意，主教團建議他不要出版這類著作，雲斯頓不顧一切而寫下了《對研究神聖的建議》（Advice for the study of Divinity），這篇文章後來收錄於他的書籍（Force, 1985）；一七一一年，雲斯頓再接再厲，出版了【復興原始基督教】（Primitive Christianity Revived）一書（Campbell, 1991）。

雲斯頓繼承牛頓傳統，就是「以經解經」（Scripture validates Scripture），他鼓勵信徒不要太注重釋經書籍，應該要將焦點放在原文的意思，他舉出這個譬喻：「有那位具有常識的人，會倚賴英女皇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品、文章、經典，來作為詮釋英皇亨利三世、愛德華一世時代英國教會信仰

行為的証據呢？……他可以直接追溯那個時代的原始檔案。」（cited in Force, 1985, p.108）

在這個以經解經的大前提下，雲斯頓認為「三位一體」的說法，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卷聖經中，他認為三位一體是公元第四、五世紀亞他拿修（Athanasius）歪曲聖經的謬論。雲斯頓又指出：當時亞流派主張耶穌是被造的，亞他拿修說尼西亞會議否定了耶穌是被造的說法，但是雲斯頓說自己檢閱過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）的文獻後，發覺到參與尼西亞會議的教父，從來沒有譴責亞流派那個主張，所以他認為亞他拿修歪曲史實。

雲斯頓的言論引起了劍橋大學的關注，由於他的信仰跟聖公會不吻合，所以被革職。他認為自己是新馬丁路德，秉承著回復初期教會真理的使命，他也是「千禧年論者」，認為末世很快就會來臨，自己就是主再來之前最後一棒的跑手。牛頓只將其三位一體的看法作為個人信仰，他不喜歡雲斯頓公開地反對三位一體，牛頓離開教授職位之後，仍然是皇家學院的會長，他恐怕雲斯頓這種高姿態遲早會連累自己，所以牛頓不但沒有支持雲斯頓，反而公開譴責他（Force, 1985）。

簡奇勒

簡奇勒是神學家，亦是聖公會西敏寺的教區長，他和雲斯頓同一輩，比牛頓晚一輩，雲斯頓形容簡奇勒是牛頓「推心置腹的朋友」（a bosom friend, cited in Pfizenmaier, 1997b, p.77），當牛頓打算將自己的【光學】（Optics）翻譯成拉丁文時，他將這任務委託了簡奇勒，由此可見牛頓對簡奇勒的信任（雖然羅馬帝國很早已經滅亡，但是拉丁這古典語文，仍然是當時學術界的共同語言）。

當時一為名叫 Hooker 的作者說：即使有一萬個大公會議說出違反聖經的說話，聖經仍然擁有最後權威。簡奇勒大力支持這種說法（Pfizenmaier, 1997b），他認為自己的反三位一體論完全合乎聖經。他又認為：在尼西亞會議之前，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的教父，都相信耶穌比天父次一等。一七一二年，簡奇勒出版了【三位一體的聖經教義】（The Scripture doctrine of trinity）一書，在書中他將自己的理論建基在自己對聖經的詮釋，而不是以傳統的解釋為依歸（Campbell, 1991）

現代學者 Pfizenmaier 認為：跟牛頓一樣，簡奇勒並不算是異端，雖然他的神觀與亞他拿修大相逕庭，但是跟東正教十分接近。

簡奇勒列出了三十五條命題來闡釋自己對父、子、聖靈的看法，限於篇幅，我不能逐一列舉，在此我祇是舉出兩條與傳統三位一體不同的地方：

第二十五條：有時新約聖經稱呼「子」為「神」，原因不是基於其形而上本質（metaphysical substance）或者神性，而是由於他相對於我們的特質和神聖權威（父與子溝通）。

第三十二條：沒有任何經文清楚地表示聖靈的位格是「神」或者「主」（cited in Pfizenmaier, 1997b, pp.6-7）。

Pfizenmaier 將簡奇勒三十五條命題，概括為以下五條命題：

- 第一， 在聖經語言中，「神」幾乎常常指「父」，縱使用於「子」，最後仍然是指向「父」。
- 第二， 子並不是自有，也不是被造的。
- 第三， 子在本源上從屬於父，聖經裡面描述耶穌具有神性的經文，應該理解成子運用父的權柄和能力。
- 第四， 聖靈出自父。
- 第五， 敬拜至高者只用於父（Pfizenmaier, 1997b, pp.104）。

簡奇勒的言論引起廣泛爭論，當時指摘他為異端者大有人在，但跟雲斯頓不同，他並沒有受到革職，因為社會風氣開始漸漸容忍不同意見，他一直保著西敏寺教區長的職位，直至逝世為止。但是，因為反三位一體思想，他失去了成為坎伯雷特大主教（Archbishop of Canterbury）的機會（坎伯雷特大主教是聖公會的最高領袖）（English, 1999）。

牛頓主義的貢獻

我無意在此抹黑牛頓主義，事實上，正如我在開首所說，牛頓以精密科學探討宇宙奧秘，從而加強了證明上帝的宇宙論証。一六九二年，簡奇勒在玻意耳（Boyle）講座中，將牛頓體系的自然哲學發展成影響深遠的護教學系統（Shapin, 1981）。根據牛頓力學，宇宙的空間、時間、質量都是絕對的，宇宙要由無而成為有（created ex nihilo），就必須有上帝；而且，宇宙天體之間，「動者」恆動，「靜者」恆靜，上帝就是首先推移「動者」的第一人；還有，上帝是承托萬有的主宰，當宇宙天體發生不尋常的問題時，上帝會主動介入；科學理論揭示出自然結構複雜無比，科學不能解釋的奧秘，其背後就是無所不能的神。

在文章開頭我提過科學家麥克斯韋，他不但在電磁力學上服膺牛頓主義，在神學上他亦是牛頓主義者，他認為科學對自然界的發現，顯明上帝是絕對的完美者。當今基督徒哲學家萊斯里（John Leslie, 2002），以分毫不差的宇宙力常數，論証人擇原理（Anthropic principle），其部分基礎是牛頓的古典物理學。

牛頓主義的護教學，並非無懈可擊。與簡奇勒同時代的日耳曼哲學家萊布尼茲（Leibniz），批評牛頓體系的上帝好像一個拙劣的鐘錶匠，需要定期為走慢了的時鐘上鍊（Shapin, 1981）；科學歷史家威斯科（Westfall, 1993）擔心牛頓的機械宇宙觀傾向自然神論（Dieism）；哲學家維希（Allen Verhey,

1995) 認為：牛頓以上帝來解釋科學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，將上帝貶為「填補空隙的上帝」(God of the gaps)，當科學成熟到可以破解以往的謎團，上帝的障地就漸漸縮小。不過，這些都不是致命的弱點，限於篇幅，我不想在這裏詳細討論牛頓主義護教學的優點和缺點，無論如何，牛頓主義引起的爭論，令護教學者逐漸修補漏洞，發展出更令人信服的論証，牛頓主義者實在功不可沒。

結論

第四、五世紀亞他拿修與亞流爭論三位一體時，都曾經利用政權的力量排斥對方；十七、十八世紀的英國，教會權力膨脹無比，大學教授的去留取決於其信仰。以上兩點在今天已不合時宜。今天，基督徒應該抱著「不以人廢言」和「不以言廢人」的態度，雖然牛頓主義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但是牛頓無疑是傑出的科學家，由他的科學而發展出來的護教學，對基督教具有正面的影響。

牛頓、雲斯頓、簡奇勒的宗教思想，其來有自。在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中，人文主義者強調重返古典文獻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，鼓吹摒棄傳統、「唯獨聖經」，牛頓主義正是這種風潮的延續 (Gregory, 2001; Pfizenmaier, 1997b)。

由於三位一體的爭論，在十七、十八世紀時，聖公會高派 (High Church) 十分敵對牛頓主義者 (Stewart, 1981)，例如高派神學家哈欽森 (John Hutchinson) 不但批評牛頓主義者的反三位一體論，他甚至批評牛頓的自然哲學傾向泛神論 (pantheism) (English, 1999)；循道會的創始人約翰衛斯理亦反對牛頓主義，不過，衛斯理並沒有詳細說明他反對牛頓主義的原因 (Schofield, 1953)。但是，從衛斯理的講道和寫作風格中，我們可以知道衛斯理是聖經與傳統並重。Ted Campbell (1991) 整理衛斯理的著作，寫成了【約翰衛斯理與基督教古典傳統】(John Wesley and Christiania Antiquity) 一書，顯示出衛斯理的信仰如何跟傳統銜接，在衛斯理作品中約三百個地方，他旁徵博引歷世歷代教父的著作、大公會議的信經。他引用的包括使徒信經、奧古斯丁 (Augustine)、聖金口若望 (Chrysostom)、愛任紐 (Irenaeus)、耶柔米 (Jerome)、殉道者游斯丁 (Martyr Justin)、俄利根 (Origen)、特土良 (Tertullian)，還有牛頓主義者極不喜歡的亞他拿修！

現在回顧牛頓主義者的歷史，我不禁聯想到自己從前的經歷，筆者在年少時曾經參加過一所主張摒棄傳統、尊重聖經、回復初期教會樣式的教會，當時教會領袖以激烈的言論去妖魔化奧古斯丁、加爾文等教會先賢。其解經方式十分簡化：「凡是聖經說過的就要跟隨，凡是聖經沒有說過的就要反對。」可是，如果按照這種邏輯，那麼「三位一體」就是不合聖經了，因為「三位一體」這個詞語從來沒有在任何經文出現過。如今，我比較認同約翰衛斯理的態度，對傳統墨守成規固然是危險，但是，將歷世歷代聖徒的神學思想束之高閣，而認為自己的詮釋才最正確，那就更加危險！

參考書目

Austin, W. H. (1970). Isaac Newton on science and religion.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, 31, 521-542.

Baker, J. T. (1932). Space, time, and God. *Philosophical Review*, 41, 577-593.

Campbell, T. (1991). *John Wesley and Christiania antiquity*. Nashville, TN: Kingswood Books.

Force, J. (1985). *William Whiston: Honest Newtonia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Coehn, I. B. (1960). Newton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. *Isis*, 51, 489-514.

English, J. C. (1999). John Hutchinson's critique of Newtonian heterodoxy. *Church History*, 68, 581-599.

Gregory, B. S. (2001). *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Reformation era [Recorded lecture]*. Chantilly, VA: The Teaching Company.

Hall, A. R. (1988). Newtonianism after 300 years. *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*, 42, 5-9.

Leslie, J. (2002). The prerequisites of life in our universe. *Truth Journal*. Retrieved from <http://www.leaderu.com/truth/3truth12.html> on January 10, 2004.

Pfizenmaier, T. C. (1997a). Was Isaac Newton an Arian?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, 68, 57-80.

Pfizenmaier, T. C. (1997b). *The Trinitarian theology: of Dr. Samuel Clarke (1675-1729): Context, sources, and controversy*. New York: Brill.

Rowe, W. L. (1971).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. *Nous*, 5, 49-61.

Schofield, R. E. (1953). John Wesley and scienc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. *Isis*, 44, 331-340.

Shapin, S. (1981). Of Gods and Kings: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the Leibniz-Clarke disputes. *Isis*, 72, 187-215.

Stewart, L. (1981). Samuel Clarke, Newtonianism, and the factions of post-revolutionary England.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, 42, 53-72.

Westfall, R. (1993). *The life of Isaac Newt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Verley, A. (1995). Playing God and invoking a perspective. *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*, 20, 347-364.

Zahoor. A. (2000). Sir Isaac Newton on the Bible. Retrieved from <http://cyberistan.org/islamic/newton1.html> on December 23, 2003.

基督教線上中文資源中心(OCCR)版權所有©2004

OCCR 鳴謝文章原作者允許在網上發表本文。

讀者可免費下載本文作個人或小組閱讀及研究，唯必須全文下載，包括本版權聲明，並在引用時聲明出處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權詳情及來源可參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 。

本文網址 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062.htm

OCCR 網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>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